

隔帘花影

序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从自古以来，福善祸淫之理，天固不爽毫厘。即或有作善之人未尝获庆，作恶之人未见遭殃，其皆不无可疑。然天道无私，不报于其时，必报于其后；不报于其身，必报于其子孙，从未有善人永不获福、恶人世享豪华者。报应之机，迟速不同，人特未之深观而默察耳。

《金瓶梅》一书，虽系空言，但观西门平生所为，淫荡无节，蛮横已极，宜乎及身即受惨变，乃享厚福以终。至其报复，亦不过妻散财亡，家门冷落而止。似乎天道悠远，所报不足以蔽其事。此《隔帘花影》四十八卷所以继正续两编而作也。至于西门易为南官、月娘易为云娘、孝哥易为慧哥，其余一切人等，名目俱更，俾阅者惊其笔端变幻，波澜绮丽，几曾识其所自始。其实作者本意不过借影指点，去前编有相为表里之妙。故南官吉生前好色贪财等事，于卷首轻轻点过，以后将人情之恶薄、感应之分明，极力描写，以见无人不报，无事不报，直至妻子历尽苦辛，终归于为善以赎前愆而后已。

隔帘花影序

揆之福善祸淫之理，彰明较著，则是书也，不独深合于六经之旨，且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不小。后之览者，幸勿以空言而忽之也可！

四桥居士谨题

隔帘花影目录

- 第 一 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1
- 第 二 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9
- 第 三 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明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17
- 第 四 回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24
- 第 五 回 衔冤贼妇激忿出首仇人脏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35
- 第 六 回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45
- 第 七 回 富室贫儿生埋金受报
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56
- 第 八 回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文学官怜孤寡雪中送炭.....69
- 第 九 回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楚云娘途逢旧仆妇.....77
- 第 十 回 南官吉梦谈今昔事
皮员外魂断绣帘前.....84

隔帘花影目录

- 第十一回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95
- 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灰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106
-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拚不得半夜赋桃夭116
- 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127
- 第十五回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139
- 第十六回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148
-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乌栖食残米156
- 第十八回 高秋岳君子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168
-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176
-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184
- 第二十一回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191
- 第二十二回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199
-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207

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213
第二十五回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226
第二十六回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237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海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245
第二十八回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256
第二十九回	严父拜友窥破案 浪子逢姣意着魔	264
第三十回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毕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273
第三十一回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281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强逼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287
第三十三回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296
第三十四回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龌龊鬼风流悟入空门	304
第三十五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312
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324

隔帘花影目录

- 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335
- 第三十八回 胡员外消众怒细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349
- 第三十九回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明喂狗356
- 第四十回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367
- 第四十一回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373
- 第四十二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访主仆甘心独宿380
- 第四十三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大因缘选婿赠丝鞭386
- 第四十四回 鸳鸯帐和尚婿谈经
虎狼穴盗贼妻赠衲392
- 第四十五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401
- 第四十六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411
- 第四十七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新缘另结客还家419
- 第四十八回 仁义不亏金藏犬开佛法
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426

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诗曰：

古今何地不欹倾，独有青天一坦平。
无臭无声疑混沌，有张有主最分明。
饶他奸巧逃王法，任是欺瞒脱世评。
论到冥冥彰报应，何曾毫发肯容情。

又曰：

苍苍不是巧安排，自受皆由自作来。
善恶理明难替代，影形业在怎分开。
突当后报惊无妄，细想前因信正该。
此事从来毫不爽，不须疑惑不须猜。

话说大宋末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有个土财主，复姓南官，名吉。他出身市井，乘着一派好时运，做起人家，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便不守本分，凡事竟不管好歹，敢作敢为。果然运好，偏生做着，就得一注财利，故一发做的胆大了。后来做出了名，就费些势力，扭曲作直，也要做成了。由此做去，虽做得快活，就有些做的人都害怕

了。他见人害怕的多，恐防暗算，只得用些赏财，干了个千户前程，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使人算计他不得，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

这南宫吉，论他作事强横，虽然是个小人，却有一段好处，为人慷慨慈祥，绝不难为穷苦之人。有人奉承得他快活，便要他周济些银钱，他到不吝。故此，就有一班小人朋友，在他门下走动，捧他的臀，呵他的卵胞，说他是豪杰，称他是个福人。他竟信以为真，故使着一篷风，时时伤些天理，竟不自知然。细细想来，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独到了女色二字上，便死也不顾了。

他娶了一个正室，姓楚，小名云娘。他为人甚是贤惠，又生得姿容秀洁，要算八九分人才。这南宫吉若是个安分守己之人，娶了如此一个妻子，便终身相守，也不叫做房帷寂寞了。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看了桃花红的可爱，又想着李花白的可怜，便东勾西引，一连就娶了五六个。一个陶氏，绰号银纽丝；一个木氏，绰号红绣鞋。这两个更觉妖冶，最为南宫吉所溺爱。还有一个乔氏，叫做倩女，原是娼妓出身；还有一个卢氏，小名叫做燕姐，人就顺口称他做卢家燕；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还有一个丫鬟，叫做红香，颇有几分颜色，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

若论财主家，这五六个妻妾，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虽说犯分，却也还不伤天理。怎奈他都是先看上，钻狗洞偷到手，然后倚钱势歪厮缠，千方百计谋了来家，不是透捉他的家财，就是谋害他的夫命。如此作为，你

道伤天理不伤天理！所以天理不容，只活到三十三岁上，就一旦暴病死了。

若论他既一身死了，便有些冤债，也可算做偿了。谁知这冤债不是糊塗偿得的，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生前不能偿，死后也要偿的；自身不能偿，子孙也要偿的；今生不能偿，后世也要偿的；万万不爽，所以叫做“三世报”。但偿在眼前，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便欢喜道：“这是现世报了！”若报到死后，或是子孙、或是后世，人便有知有不知；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一如此之巧妙。故书窗闲暇，聊将这南官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细细拈出，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五夜梦回里一思量，也可见积善降祥，积不善降殃，天理之昭然有如此，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正是：

淫乱人心纠不住，奸邪王法也难查；

惟存天理昭明报，点滴毫厘不许差。

话说这南官吉，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一时也不能细述，盖其大意，前已表过。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闻闻奸恶，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苦挣的家财，不减泰山北斗，盖造的房屋，何殊天室仙宫；坐拥着大妻小妾，呼使着百婢千奴。谁知乐极悲生，泰消否至，一旦贪淫死去，过不得一二年，奸骗来的婢妾，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附和他的一班损友，早又去附和他人；家人小厮逃者逃，盗者盗，十人中存不得一个；生意买卖，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故伙计生心，渐渐不能如前，再过些时，消的消，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

进门。忙检点家中的时势，有如秋叶之落，又有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替他撑持门户。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守着不去，使女只有细珠，已配与泰定做媳妇，有些仗义，跟随度日，其余尽皆星散，不知去向。

到了徽宗二十年间，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此时山东、河北地方，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过不多两日，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众人都议说：“武城去临清不远，况一向富庶有名，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早有无数地方土贼，乘着人心慌乱，东西放火，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四下里唬吓人家。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泰定儿打探得知，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楚云娘听了，直惊得痴呆，连话都说不出。欲待随众逃避，偌大的房室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尽节！”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南宮之嗣，倒不如弃了家缘，且留得母子之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该锁的锁了，且遮掩一时。

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被纳不定，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走便走，终是不惯，

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口里只嚷道：“不好了，金兵已在后了！”云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细珠、慧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泰定儿是在那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要找寻，不敢复入城中；欲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普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盖造大殿化缘时，曾受了南宮吉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楚云娘的。忽今日见了，虽知南宮吉已死，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云娘到了此时此际，便是受惠深处，喜出望外。不料躲不得一两日，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云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来的多，这僧官与几个和尚，影儿早已不见，因与细珠说道：“僧官逃去倒也罢了，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细珠道：“娘且莫要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在傢伙厨底下，我们且悄悄煮吃了，再作区处。”云娘道：“既有米，就好捱了。”二人算计着，到夜静时，佛前取火，煮些稀粥充饥。又苦熬了两日。

不期这一日，天还未亮，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乱嚷道：“不好了，金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掠了！城中劫掠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掠哩！这普福寺离城不远，恐亦不能保全，还是躲远些的好。”说话纷纷。楚云娘听了，早又吓得心惊胆跳。细珠抱慧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啼哭。云娘欲要住下，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欲要再寻远处去躲，泰定又失散了，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身边无钱，又不认得路，却往何处去好？踌躇许久，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心下越慌，因对细珠商量道：“人都走尽，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只好跟着人，随路去撞了。”细珠道：“没有别法，只好如此。”因依旧抱了慧哥，同着云娘，走了出来。刚走到大殿上，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要走出殿去，忽开口叫道：“女菩萨，此处安稳，不消别去。”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虽看见和尚打坐，却不曾留心细看，忽听明叫他莫去，忙回身一看时，方见那老和尚：

长眉垂作发，细骨结成骸。

厚背山般起，谦腰弓样排。

白头笼雪帽，赤脚踏泥鞋。

妙处请参看，是呆还是乖。

楚云娘细看那老僧，生得有些异像，又见他出言奇异，知是不凡，因拜倒在地，说道：“难妇楚氏，难子慧儿，已是寡妇孤儿，苦不胜言。今又遭此兵火之变，去住无门，正在迷途，乞老佛慈悲，指示一条生路！”那老僧道：“生死皆是

往因，躲避要有缘法。你母子往因虽远，却此寺与你缘法。你此处不躲，更思何往？”楚云娘道：“此处既然可躲，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老僧道：“他们于此无缘，自然别寻生死，怎么一例论得？”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不敢不信，因再拜道：“多蒙老佛指迷，还望垂慈保佑！”拜罢，仍同细珠抱了慧哥，又躲了进去。躲便躲了，却提心吊胆，不能暂安。

忽又有人躲将来，说道：“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这里如何存得身住？”遂又慌慌的去了。楚云娘听见，怎不惊慌？欲要躲到别处去，听了老和尚之言，不敢妄走，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那老和尚又不知那里去了。到夜间，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止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墩在里面，孤孤恹恹，好不苦恼。若非报应，安能至此！正是：

只思奢侈易为欢，不道灾生受苦难。

颠苦流离尝一遍，始知大福是平安。

楚云娘同慧哥、细珠躲在寺中，虽惊惊慌慌，苦捱了两日夜，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安安稳稳，并无一个兵马到寺中来搅扰。只到第三日，方才有人走进寺来，传说道：“金兵已去了。”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你说不见了妻，我说不见了子，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细珠见了，就要劝云娘出寺回家去。云娘正要起身，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了。大家相见，问明兵果退去，方才欢欢喜喜，商量同回家去。只因这一同回家去，有分教：

第 一 回

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诗曰：

浮沤聚散岂为期，零乱花魂风雨吹。

绣枕馀香春梦影，檀槽流韵断肠词。

难将白雪留苏小，谁借黄金铸牧之？

我亦多情题恨谱，倾城何必恨蛾眉。

话说楚云娘在普福寺躲兵，幸得平安躲过，只见泰定来找着了，大家欢欢喜喜，便算计还家。仍叫细珠抱着四岁慧哥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只见：

城门烧毁，垛口推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瓦砾。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楚云娘一路走来，四下观看，见人家房屋东坍西毁，道傍死尸半掩半露，甚是伤心。到了自家门首，全不认得——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塌了，剩下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

第 二 回

去；厨房前马粪满地。云娘又惊又恸，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红绣鞋院子里走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云娘唬了一跳，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是谁，先呜呜的哭了起来。云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银纽丝的旧人老马。他一向知南官吉家富，虽说遭变，未免还有些遗存，故日日来搜寻，不想今日云娘回家。老马因叫道：“我的奶奶，你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那里没寻到！”又看着慧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也不知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了天理。”说着，就去细珠怀里接过慧哥来抱。那慧哥饿了半日，哭着要饭吃。一时锅灶俱无，那里讨米去。老马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头来递与慧哥，才不哭了。因对云娘说道：“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饭吃，才剩了这个。”

一面说着话，云娘走的乏了，就叫老马同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说人家谁亡谁存的信，好不可怜。老马又说：“我在养济院里，亲眼见楚大舅被兵杀了。”云娘听知，又哭了一场。老马又说：“还亏大营催的紧，只在城中住扎得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放的火，好抢财物。后来又听得金兵说，破了东京，还要回来在临清住扎，恐咱这里也还躲不过。”只这一句话，早吓得云娘又面如土色，忙和泰定商议道：“这破宅如何宿得？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刘千户家庄上去，如今全福现住那里看破草房。且